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八十六

宋室部 二十五

忠第一

後魏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烈帝顧命迎立昭成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宜立長君夫人梁蓋等共推孤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為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自孤獨如賀蘭部與第建勸賀蘭納推道武為王

文安公泥國之踈族也性忠直道武厚遇之元城侯屈于磨潭少為明元所知元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潭與叔孫詐云

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為逆磨渾既得便縛
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為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拜
尚書

陰平王烈剛武有智畧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唯烈行出外
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
陰平王武遂子拔于遼西公意烈子道武以宗親委之心腹屢
效忠勤明元踐祚賜爵武遂子

順陽王郁桓帝之後也少惠正允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順
陽公文成末乙渾專權郁從順德門入歆誅渾渾窘怖遂奉獻
文臨朝後謀殺渾為渾所誅文獻錄郁文正追贈順陽王謚曰
簡

南平公目辰桓帝之後也乙渾謀亂目辰與順陽王郁謀殺之
事發逃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功進爵為主

東陽公丕烈之孫也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渾誅之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大武征嚇連昌大武馬
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拒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
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
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繫
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難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

任城王楨性忠謹孝文徵賦講武引見戒之曰每欽忠懿思一
言展固因講武遠征赴關建中伯志河間王齊之孫為孫事中
郎孝文南征微服觀戰所有箭歆祀帝志以身障之帝復得免

天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常州事

安樂王長樂子詮為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壘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告首之功除尚書左僕射

彭城王勰孝文時為中書監侍中正中軍大將開府勰表以軍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但汝以親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孝文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謩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憊願君竭心善思方治若聖體日

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蹇便歆進治勰以孝文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為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孝文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嘗之而後手自進御後孝文征沔北還以功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孝文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孝文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托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孝文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牽病於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宗祐所賴唯在於汝諸葛

孔明異姓受託而况汝乎行次涓陽孝文謂懿曰吾患轉惡共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懿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追孝文疾甚謂懿曰脩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憊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伏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况汝親賢可不勉也懿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况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膺每誇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待罪宰相機政畢歸震主之聲風取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為未盡始終之美非所以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孝文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

詔宣武曰汝第六叔懿清規林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級以松竹為心吾少與調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邊何容仍屈素業長纓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懿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也使成王之明翻從爾舉不亦善乎汝為孝子勿違吾勅及文不起于行宮過秘喪事獨與右僕射孝任成王澄及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聽事得加歛襯還載卧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懿跪授孝文遺勅數紙咸陽王禧疑懿為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懿曰汝非辛勤亦危險至極懿恨之但曰兄職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

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
至於衣帶不解亂首垢面帝患多忿因之以遷怒勰每被誚詈
言至屬切威貴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規濟及孝文
昇遐陳顯達奔遁始而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勰曰雖悲慟外
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勰有
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芥宣武立頻幸勰弟及
京兆廣平暴雷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
第勰上表切諫宣武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道又絕知己之遊雖
對妻子鬱鬱不樂

清河王懌宣武初為尚書僕射時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
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京兆王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

冀州肇因愉之送又構殺彭城王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
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而炎炎不
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
終成亂階又言於宣武曰臣唯聞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李
氏族岱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誠諒以天尊地
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微無相僭越至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
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脩政斷獄訟則時雨可降
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奸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
在矣宣武咲不應後靈太后委以朝政懌竭力佐輔以天下為
已任領軍元又太后之妹夫懌裁之以法又深疾之又黨人通
宜郎宗准愛希又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詳問左右及朝貴分

明得雪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

陽平王新成長子頤為懷朔大將都督後除朔州刺史及常州刺史穆秦謀反遣使推頤為主頤密以狀聞秦等伏誅帝甚嘉之

冀州刺史元麴子顯和為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款慰喻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彭城王勰子邵善武藝少有氣節孝明初梁武遣將犯邊邵上表曰偽豎遊魂闕覩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禪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奏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史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起加為宗正少卿

中山獻武王子熙延昌中出為湘州刺史聞劉騰元又隔絕二宮矯詔殺清河王懌熙乃起兵上表云又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籍拔萼思盡力命碎首屠肝并之若薺今輒舉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既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陽城王徽常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寅等俱發庶仰憑祖宗之靈俯罄義夫之命埽剪亮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溫城伏聽天旨熙兵起甫十日為其長史柳元軍等所執遇害靈

太后反正贈使持節都督冀州瀛湘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大尉公諡曰文莊王

臨淮王昌弟孚為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宮省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十卷奏之遷冀州刺史為葛榮所執榮卒還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送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孚萬年鄉男

東阿侯忻之清河王紹之孫性粗武有力孝莊帝之薨爾朱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啓臨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寮入賀

青州刺史昂暹為南兗州刺史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

北齊趙郡王深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輔天子以魏後廢帝中興初授琛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既居禁位恭勤慎密率王左右

彭城景思王浹為大帥錄尚書自武成帝車駕巡幸浹常番鄴河清二年三月群盜曰也姓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浹為王詐稱使者往向浹第至內室稱勅牽浹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浹大呼不從遂遇害朝野痛惜焉

任城王湝為瀛洲刺史後主時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加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脩啟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今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啟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湝啟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

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並勅詔潛並沉諸弁戰敗潛孝珩俱破擒獻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在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規其妻子將至鄴城潛馬上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蓬首垢面長齊不言笑而終妻乃為死

廣考王孝珩文襄第一子也承光

後主年號

即位以孝珩為大宰與

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楚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動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調阿那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此猜高

韓恐其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興復之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阿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杆之孝珩視傷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之改容親為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晏齊君臣自彈胡琵琶令孝珩吹笛辭曰忘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使周武帝尅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

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朝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兵州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義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人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

襄王王亮值後主敗奔鄴亮從馬遷兼大尉大傳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方退走亮入大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為周軍所執

安德王延宗後主平陽之敗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什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勰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安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

後周郡專公顥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州臨陣墜馬顥奔救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德大祖父也乃得上馬引去顥遂戰沒保定初追贈大師

趙王招率奴從高祖東伐夏底定招出就國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騰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蓋之以扶社稷

乃招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負貫及妃弟魯封所新人史胄
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于帷席之間後院亦仗壯士
文帝從者多在閣外唯楊弘元胄弟威及陶徹坐戶側招屢以
佩刀割瓜啗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
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厨取漿胄不為之動勝王道後至文降
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共道就坐須臾
辭出後事覺陷以謀誅之并其子弟

齊王憲大祖第五子高祖之世為晉國公護所委任天和已後
護歎有所陳多令憲文其間或有可否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
之高祖亦悉此心故護誅憲得無患開府斐文舉憲之侍讀
高祖嘗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

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大祖佐輔元氏有周受命
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謂法應湏耳豈有三十年天子而可
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以弊斲京帝屬便即禮若君
臣此乃亂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懈以事壺人
一人者本據天子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大祖十子
寧可盡為天子鄉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
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
撫几曰吾之宿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高祖
將欲東封獨與內使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復以諸弟才畧無出
於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將軍出憲表上私財以助
軍食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

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畧方使長蛇外剪宇
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糧
餼或雖周給昔邊隅未靜卜式願上家財江湖不澄衛茲請獻
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詔
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當如此朕但愧其心耳寧湏物乎
乃詔憲率衆二萬為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
拔武齊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
國官以憲為之

襲安化縣公孝伯其生於武帝同日又與武帝同學帝位引置
左右孝伯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
奏聞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忘齊王憲章欲除之謂孝伯曰
公能面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樑
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不孝之子也帝因踈之

隋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周大象中進爵邪國公高祖為丞相
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為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河
間王弘高祖從祖弟高祖為丞相常制左右委心腹高祖詰周
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

唐宋王成器睿宗長子景雲二年以晉州刺史蕭志忠為秘書
監同州刺史崔湜為中書侍郎時太平公主謂成器曰待崔湜
蕭志忠到當輔政廢太子以爾代之成器皇馳告天子天子與
成器奏之故令停湜等

舒王誼本代宗子昭靖太子邈之子德宗命為已子建中四年

涇原兵亂詛奉德宗出幸逢天賊之攻城詛晝夜傳詔慰勞諸軍不解帶者月餘

後唐贈大保從璟明宗長子明宗在魏府為軍士所逼莊宗召從璟謂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兵所劫爾宜自去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為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下莊宗改其名為繼璟以為己子命再往從璟固執不行願死於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赴汴州明宗之親舊多策馬而去左右或勸從璟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為行元欽所殺天成初贈大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八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八十七

宗室部 二十六

忠諫

古人有言曰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意也矧骨肉之親本根攸庇若乃朝政有闕君道或愆賞罰無章忠言並用而能諫之以德竭其誠心務進讜言期於開悟蓋情兼家國義在君親者也與夫信而後諫不聽則去者異矣詩曰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其是之謂歟

殷王子比干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剗視其心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王暴不

諫非忠臣也畏死而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

秦公子扶蘇始皇長子始皇益發謫從邊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比日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子嬰二世尤子二世時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歆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右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於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治治國獨智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闔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二世不聽漢淮南王安屬王長子之武帝建元六年閩越復舉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帝多其義大為發兵遣兩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稅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治近者附親遠者懷德天下攝然攝安也奴協切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剗髮文身之民也剗古剪字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讀日豫非疆不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封外侯服封外千里之外也侯侯也治玉田以供祭祀也王者圻圻侯侯服侯服實實見蠻夷要服要以遙切言侯衛賓服侯服之外又有衛服實實見蠻夷要服要以遙切言

侯衛賓服侯服之外又有衛服實實見蠻夷要服要以遙切言

取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者也遠近勢異者自漢初

定已來七十二年是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率

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

中竹田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

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

百千里間中間也或八九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

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

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

輸大內言其國僻遠於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一卒之

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

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復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

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

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賴陛下

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

發兵行數千里資衣食入越地輿輜而踰嶺輜今竹輿車也言以輜過嶺耳

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多

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

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

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為天暑多

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

間忌人姓名

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
 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
 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
 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
 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
 閉晏開古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
 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全國謂未
分為三之
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
越接境故其地形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
 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
 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舡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
 界中越邑今鄱
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舡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

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有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

材絲弱也言其
柔弱如絲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工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

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饒者不在其中饒亦
餉也南方暑溼近

夏瘴熱瘴黃
病也暴露水居蝮蛇蠱生蠱毒
也疾疫多作兵未血刃而病

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賞所亡臣聞道路言閩

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者閩王
弟之名甲已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

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之此必攜幼扶

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絕其世存其亡國建其王

侯以為畜越畜養之
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

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組者印
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

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

逃入山林阻險如雉兔之外竄而入山林阻險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

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勅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樹種婦人不

得紡績經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

逃亡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

使尉屠睢擊越郡都尉姓屠名睢又使監祿鑿渠通道監郡御

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

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謫戍以備之當此之時

外內騷動百姓靡散靡散也音靡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

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

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变故之生奸

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代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

高宗殷之盛天子以威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

不可以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較也如使

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顏行猶厲行在前行故曰厲行胡郎切廝與之卒

有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

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圍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

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也玩心神

明秉執聖道負黼依依形如屏風而曲之昼以黼文張於牖間依讀日辰

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饗應陛下聖德

惠以覆露之露謂之始霑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

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太山而四維之也夷

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太山而四維之也夷

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太山而四維之也夷

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

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

處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也安竊

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

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通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

帝嘉淮南之意劉向初名更生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元帝初

即位大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加官也百

官公卿大夫表云諸吏所加或列其將軍卿大夫得舉不若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

於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

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

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

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生下獄

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見於昴與卷舌之間也上

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閩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議大

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震復震特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

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惧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言竊

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中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

書件猶逆也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復見毀謗必曰嘗有過

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臣聞春秋地震為在

位執政大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也亦明矣謂蕭望之周堪及向獨夫猶言匹夫也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

孝文間卒為名臣也卒終孝武帝時倪寬有重罪繫獄按道侯

韓說諫曰說讀悅前吾立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恨悔也今殺寬後將

復大恨以上感其言遂貫寬貫謂綏怒其罪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

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

吏罪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東相以老病免歸漢有

所欲興常有詔問興謂改作憲章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

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

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比比類

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

前弘恭奏望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移出

不居官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殆近也臣

愚以為宜退恭以章蔽善之罰也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

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

白請考奸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大傅帝玄成諫大夫貢

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

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

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

生生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

獄置對置對者立其罪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

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

數譖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幾讀日冀惧其傾危乃上封

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

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

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也徵證 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

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則者田中之溝也工夫切惓也况重以骨肉之

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戢然惟二恩未報也惟思

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杼謂引而泄之也 臣聞

舜命九官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蘇作士垂共濟濟相讓和之至

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韶舜樂名率蕭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

則鳳凰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

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言文王始受命

雜還衆賢罔不肅雜還聚 債之也崇推讓之風以謂分爭之事文王既

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

濟多士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數辭穆肅敬也雍和也顯明相助

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靜之化敬而且和光明且顯故濟濟之

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

於內萬國驩於外故尽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

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頌禘太祖之詩穆穆深

遠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

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止而敬者乃助主祭之人有辟言四方

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也

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此

競之篇禮武王之詩又曰貽我釐麴此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貽

也穰也言天遺此物也貽讀與遺也

同釐麴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厉

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厉王夷王之子厉王生宣王宣王詩人

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

垂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歎歎相是而背

君子故其詩曰歎歎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

滅則俱是依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歎也然患其上訛也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謀之善者則皆之不善之謀依而施

用所以為刺也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撓屈也不為卑曲勉强以從

王事則反見憎毒諛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諛口瞽瞍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王之詩密勿毘勉從事也瞽口衆聲也言已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諛愬瞽口然也

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

亦孔之醜自此以下至百川沸騰皆日月之交詩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

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微也

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若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今人哀也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言日月不用其行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用善人也

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異處其詩曰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沸湧出也

騰乘也冢山頂也卒尽也胡何也憯曾懲也言百川沸湧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推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各異大矣誠可畏畏我今人何為莫草創也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正月夏之四月也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陽也多霜害於

生物也故以心為憂傷而衆庶之人共為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偽言以是為非排斥賢雋禍甚大也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曰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虢

厲王不道不堪舍乃相與叛襲厲王出奔虢幽王見殺為大戎所攻殺至乎

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平王幽王之子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

出奔於魯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

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春秋公羊經隱公二年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譏繼卿也繼卿非祀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赫也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

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

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二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

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謂隱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三

年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未成

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己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

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癸酉朔昭七年夏四月甲申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

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一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

十六也

地震五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三十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

山陵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城壞五年夏梁山壞凡二也地下列

彗星三見謂大十四年秋十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三見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火災十四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

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六災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三年五月甲午宋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十八年夏五月

壬午宋衛陳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辛丑凡亳社災凡十四

長狄入三國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榮如也魯喬也之晉楚如長狄鄭之種

五石隕墜六鷗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故來巢者皆一見謂僖十六年正月

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鷗退飛過宋都莊十一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鸚鵡故來

巢蜮短尾狐也鷗水鳥也蜚負蠶也

晝冥晦僖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日晦也

雨木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繚為冰也今俗為間樹者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時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

所出

八月殺菽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

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三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
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子滅項十五年楚人滅胡哀
八年宋公滅曹邾滅須句楚權晉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
滅焦楊滅房甲凡五十二

不可勝數也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
齊昭三年比燕伯疑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與

夾奔之類是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貿戎地名也公羊成
九年秋王師敗績于

比也晉敗之也敦敗之蓋伐其郊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
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鄭傷桓王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隱七年冬經書
天王使凡伯來

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周景王終單穆
公劉文公鞏簡

公其平大夫相與爭更立王子猛公昭莊公五衛侯朔召不往

奔齊逆命而招逆春秋桓十六年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
天子召而不往也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陵夷曰
卑替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

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

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賢不肯渾殺

言雜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說並進糅和也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漢儀注中壘校尉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尚書者獄上章於公

車尉主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

朝臣舛午繆戾爭刺言志不和各
相違背也更相說愬轉相是非傳授增

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言各任私情
不得其實所以營惑耳

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言其誣罔天子
也營謂回繞之分曹為黨往往群朋曹冀也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

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

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言其相次
如魚人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

輻湊言如軍輻輻毀譽將必用以終乖戾之咎言說佞之人毀譽
得進則忠賢被斥

日以乖是以日月無光霜雪下墮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周衰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

成大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

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稠多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

之救猶不辭紛紛亂也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說邪並進

也說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還謂收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說賊

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枉曲也說邪進則衆賢退群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正

日乱故為否否者閉而乱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

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庶庶見晁聿消此

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說佞之詩也庶庶盛也是無雲也晁日氣

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庶庶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於雨雪皆

消釋矣喻人人雖多至若欲與善政則賢者進用而與易同義

小人誅滅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鯀崇伯之名即儔杭也共工

帝鳩之無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後即渾敦也周公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迭互流言

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

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孟謂季孫孟孫皆

而卑宮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叔孫者叔定公始皇賢季孟李

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乱汚辱至今故治乱榮辱之端在所

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即

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曰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

號此易渙汗九五爻也渙然大發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

轉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今二府

奏倭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也二府丞相御史故出令則如

及汗用賢則如轉石去倭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

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詆毀也流言飛譁

於民間詳權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群小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悄悄憂貌愠

怒也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

朋黨事俱見論語禹稷皋陶傅相汲引不為此周事具尚書舜典何則忠於

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

在天大人造也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位在下位則思

與其類俱進易曰拔毛茹以其彙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

其類而仕之此泰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

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倭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戰

調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教設危險之言歆以傾移

主上如忽然而用之此天地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

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

崇山殺三苗於三危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少正卯姦人之雄故

於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

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尋其迹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

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歷謂歷觀之原考

詳應之福消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省視也放遠倭之邪黨

壞散險詖之聚險言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杜塞決斷

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致太

...

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舊解云肺腑為肝肺祖腑着猶言心膂也一說肺為研木肺禮也自言于帝室猶禮附於大羽木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

推春秋灾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也不宜宣洩臣謹重

封味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成帝即位顯

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秉政倚

太后專國權數有大異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

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

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

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

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文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

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

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下繫之辭故聖賢之居博觀始終窮

極物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二王之後與已為三統天地

建子為上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言殷以十二月建丑為下地始

化之始也三曰人統為夏十二月建寅為正始成之端也言王者象

天地人之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至於殷

士膚敏裸將于京此大雅文王之篇士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裸也

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

來助祭于司行裸也喟然嘆曰喟然嘆息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

是天命無常歸于有德也是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

勸勉萌與眊同無知之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

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

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

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之世長短

以德為效效謂微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

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

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人乎以北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

斲斬也陳施也散絮以漆著其間也美石出京師北方金置州石

是也故云宜北方石為椁紵絮者可以紵衣絮也斲而陳其間又

從而漆之也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可欲雖石椁又何戚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原葬之人皆欲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器不必備而薄

葬人誰敢攻掘取之故無憂感也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為喻焉夫死者無極而國家

有廢興故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

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厚衣之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自皇帝始

黃帝葬於橋山在上郡周陽縣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丘壠冢言也

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

殷湯無葬處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陌畢陌在長安北四十里也秦穆公

葬於橐泉宮祈平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樗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也樗里子且死曰

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又漢興長

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

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

其賢臣孝子承命順志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防魯邑名也稱古墓而不

墳墓謂壙穴也故謂積土也曰丘東南西北之人也不可不知識也東西南北言周遊以

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即須表為四尺墳遇雨而摧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

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脩墓蓋非之也事見禮記延陵季子適齊

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二邑並在太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

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立可而號曰號謂哭而且言也骨肉

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

不歸奠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禮說亦見故仲尼孝子

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其

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

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非桓魋為石槨奢泰故激以此言秦

相呂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逮

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滅及秦惠文武昭嚴襄

五王嚴襄謂莊襄則始皇父也皆大作丘壠多其瘞瘞瘞埋也

咸尺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阿謂山曲

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

為游館多累石作槨於壙穴中人膏為灯燭水銀為江海黃金

為鳧鴈珍室之藏機械之變作機發木之人屬其巧變也始

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下聞樽棺之麗宮館之盛

不可勝原言不能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万數天下苦

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

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言至其墓所者其後

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謂所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

樽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

內離收豎之禍離遭豈不哀哉是故德弥厚者葬彌薄知愈深

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弥高宮室甚麗發掘必速

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末既衰而奢侈

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于之詩是也

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首其章曰秩秩斯于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喻宣之德如澗水厚秩秩流出無極已也

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宮室如制謂桓桓其庭有覓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

及魯嚴公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謂子般

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室如彼而昌魯如此而絕是則

奢儉之得失陛下即謂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

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埤下也積土為山發民坎墓積

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卒讀猝功費大萬大乃億也死者

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飢饉物故流離以十

萬數物故謂死也流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愾焉愾謂不了言感於此事也愾暗

謂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安焉

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說讀曰悅其下亦同若苟以說愚夫

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為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

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故與暴秦亂君競為

奢侈北方丘隴顧猶反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規違賢知之心亡

万世之安臣竊為階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皇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規賢知穆公延陵擣里張釋之之意孝

文皇帝去坟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

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撫音規摹之摹謂規度墓

地也其字從木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弥

奢淫而趙衛之属起微賤踰礼制趙皇后昭儀衛婕妤好也向以為王教由

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異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孽庶也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

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

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帝雖不能尽用然內嘉其言常

嗟嘆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變甚變漸也向雅奇陳湯

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

氏吾幸得同性未屬繁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

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帝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

上封事極棟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安然而

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操也未有不為害

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

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孫林甫甯殖出

其君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

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

王室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言其惡大甚也春秋舉成敗錄衎福

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湯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

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也而汝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穰侯親丹也涇陽葉陽皆

其第也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

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

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二世奔於望夷之宮閹樂以兵殺之秦遂以亡

近事不遠即漢所伐也漢具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

太后之寵擬將相之位席猶因言若人之坐於席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

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尋竭誠尺

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克盈幄內魚鱗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

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繫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

公寄托也內為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

東宮太后新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言為僚吏者皆居顯要之職筦執

樞機朋黨比周稱奢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

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

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

以疑上心示宗室視近而及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坐擅僭誅滅故為

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擬重宗

族盤互盤結而交互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

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用卿

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權物盛則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家孝昭帝

時冠石立於大山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仆柳赴於上林謂

已死疆赴於地而更生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濟南者其梓

柱生枝葉扶踈上出屋根重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名

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大山之安則

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

降為卑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

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

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且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約信接引出遠外戚毋授以政皆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

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

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保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

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金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

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密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恩審固幾密覽

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社言

稷不安帝身亦不天下甚幸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

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且今出外休息以向為中壘校尉元延中星

孛東井蜀岷山壞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曰臣聞帝

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教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

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為戒

不諱廢典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階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奇謂

成數之餘不滿者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向

臣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比類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

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

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

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

計攝提星名也隨斗柄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也

此皆異性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百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

星辰出於四孟四時之孟月也太白經天而行太白陰星出東

伏西過午為無雲而雷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

柱矢夜光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熒惑襲月熒惑主內亂

高殺二夔火燒宮夔災野禽戲庭野鳥入庭都門內壞長人見

臨洮石墮于東郡星孛大角以亡流星第大角大觀孔子之言

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大畏也乃項藉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

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血日食於衝滅

光星見之異日月行交道之衝孝昭時有太山臥石自立上林

僵柳復起太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初天狗夾漢而西

流星也下墮地又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

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紹起去就豈不昭然哉高宗成王

亦有雖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

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也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

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豕

豕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

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曰書不尽言言

不尽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俘來以圖俘使也使人

王明日說不了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湏口說然後可知願

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帝輒入之謂召然後不能用也向每召

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

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疆漢宗卑私門保守社

稷安固後嗣也向自得見信於帝故常顯頌宗室譏刺王氏及

在位大臣其言多出切於至誠

劉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時為諫議大夫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

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欲必先賜

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

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

謂伐紂時有白鳥赤魚之瑞也

然猶

君臣抵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

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

考卜窈窕之女

窈窕出閨也

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

塞滿也

子孫

之祥猶恐曉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上不

畏天下不愧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為柱卑人不可

為主天下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

市道市中之道也

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

諫爭之官不敢不尽死唯陛下深察書奏帝使侍御史收繫掖

庭秘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八十七

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八十八

陳長策首一... 宗室部... 忠諫第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八十八

宗室部 二十七

忠諫第二

後漢東平王蒼光武之子明帝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
第尋聞當遂較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
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
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其崇之
德雖然動不以礼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
穡消徭彷彿弭節而施 皆遊散之意也 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
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抑七密隅 廉矚也 臣不勝
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至尊帝

時款為原陵顛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

涅陽主疾

涅陽主光武女也

使还乃之詔書已下切見光武皇帝躬履

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懃懃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

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

無違奏承貫行

貫行謂一行遵奉也

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得

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圖邑之興始自強秦古者丘隴且不款其著明而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意祈豐年也又以言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立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言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

彌之深思然惧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晉齊公攸文帝之子武帝時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動心恤公以尽地利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以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嚴宜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必使嚴明畏

威懷惠莫不自厉又都邑之內游食茲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
富人兼羨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以万計宜申
明旧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寔倉廩
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為盛轉鎮東大將軍扶
風王駿以齊王攸出鎮駿表諫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

范陽王虓宣帝之姪孫元帝時河間王顥表立成都王穎為太
弟弟為王浚所破虓與東平王楸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
愍被懷害王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大宰與臣
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為國副愛重
之復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
至險陂宜遠而說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

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
曠制度荒破靡有了遺臣等雖劣足以輔王室而道路之言謂
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
瞻每當義節輒為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為國效節昔
年之舉有死無二此即大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強
毅不知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
且慮事讎之後為天下所罪故未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寔無深
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獲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已來
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實由朝廷策之失
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勲既違周禮議功之典
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

方寔為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遇以為宜委太宰以
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
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決之義陛
下得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郡後申志時定王室所加方官請
悉如旧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
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已事委以朝政安
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裔率自履道忠亮清政遠近所推如今日
之大舉寔有定社稷之功此是臣等所以歎息其高也浚宜特
崇重之以副郡望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王
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
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大宰又表曰成
都王失道為奸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責且先帝遺躰陛下郡
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為洶洶臣等所以痛心今
廢成都更封一邑且其必詐若廢出尋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
之恩又令遠近常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寔臣等內省悲慙
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等忠款宋建平王宏孝武帝時普
責百官讜言寃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
開諫政寧防口取禍固前王同軌后王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
王周漢之盛謗升箴滿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
脩寬教哀獄訟而出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異
脩廢官而出滯賞撤夫膳而重農食禁貴遊而施擁酤通山澤
而易關梁固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

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脩鄙見置陳
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驚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干戈未戢
武備宜修而率不素練兵非夙食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
資厚索加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
祿至於邊城舉燧羽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闡外譬緣
木求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帥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新
造之主貌踈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救危濟難故奔北
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
領護一軍為其總統令撫養士率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
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蓄銳觀
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於外孫子曰視率如赤子故可與
之共死所以張拳效事先之心

奮勇致必盡之命豈不由

思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率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
庸短退惧乖謬江夏王義恭為大宰時竟陵王誕舉兵反孝武
遣沈慶之討伐值兩不得攻城及晴孝武怒使太史擇發日將
自濟江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略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
離散城內之粮器械不足徒賴免兵蒼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
思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句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
受律群蕃兵時銳率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
凡怯猶懷憤悻陛下入剪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再舉與七
百而寂尔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之此寔臣下素
倉駑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

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使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方能
制寇今誕糗糧垂竭皆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
已之利且聖旨既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
達雖為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者寡闇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
京都既當祇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
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邂逅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期王者
尚不乘危况乃汎不測之水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龍舟所
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惧私誠款款冒啓赤心追用
悚汗不自宣盡南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
責成都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
擾太祖踐祚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調常聞相望於道及
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既非祥等勤順或貪險崎嶇要
求比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
完鉞槩微具顧盼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運脅逼隸
津恐呵傳郵破崗水逆商旅半私逼令倒下先過已搬浙江風
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噉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
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莫显所督先
訶疆寺却攝群曹開亭正擒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
至微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共令付
獄或尺布之逋興以當匹百錢之稅且增為千或誑應質作尚
方寄繫東治万姓駭百人不自由遂漂衣敗力競致兼聚值令
夕酒酣肉飫即許附申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薩貢

微闕總撻肆情風塵駁謗隨忿而發及其豚蒜轉積鷺粟漸盈
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申容或刺言臺推
信如所在聞頃者令長守收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並諸檢
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今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
奉別指人兢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正屬所徒相疑憤反更淹
懈凡豫衣冠符思威世多以闇緩貽愆少為欺猾入罪若類以
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課逋上崗徧覓非才但奢促差降各
賜一朝如乃事速應緩自显依違糾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
行其耳可芥且兩裝之船克擬千緒三坊募役呼訂萬計每一
使之發弥辰方辨粗計近遠率遣一部戢散人領無減二十舟
船所資比日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
息船優役寔為不少兼折減遠近暫安及王敬則為會稽太守
會土民無士庶皆保役敬則以工有餘息評歛為錢送臺庫以
為便子良啓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
日有困殆蚕農常獲飢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
可為痛心難以辭及須錢貴物賤殆歆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
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十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寔亦有
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郵所上咸是見直東間錢多翦鑿鮮
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負大以兩代一困於所無鞭撻質繫益
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田陂湖
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計直民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若
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稅之外更

生一調至今塘路隳蕪湖源世散害民損政寔此為劇建元初
狡虜遊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
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見聞所逋尚多狀上事絕臣登具啓聞即
蒙觸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
一條宜還復旧在所逋卹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
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親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
更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革
創絹布所值十倍於今賦調多困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疋
值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
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伍百所以每款優民必為降落今入官
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旧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泯
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極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尔虛乏儻
直水旱寧可熟稔且西京熾彊寔塞三輔東都全固寔賴三河
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
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恤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
前小利取其長乂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庾不阜也宗臣重寄
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帝不納又武帝親親政水旱不
時子良密啓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汗澤農政吉祥因
高肆務播殖既周繼以旱電黔庶呼嗟相視飲氣夫國資於民
民資於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
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次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
切新稅方向無從故調何取給正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

皆原除少降停思微紓民命自宗道無章王風陵替寤官假踞
駢門連室今在民所撿動以萬計漸漬之來非復始適先朝政
理以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過申之以威反怨後罰歎窮則
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思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優養謂愚
自可以源削除未宜便克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今史好
點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郡狡無極交易是
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昭深矜獄圉思文累墜今
科網嚴重稱為峻察負罪罹讐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
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傾土木之务甚為殷
廣雖役未及民動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
未一琢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有一郡之譬以今比古
復為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
叕冠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
邊虞方重交州身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常事自青
德啓運疑關受戕置之度外不足經言今懸軍遠代經途万里
衆寡事殊容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
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
借必致驚擾愚謂叔猷所請所宜所從取託侮亡便俟後會雖
緩歲月必有可擒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刘楷見甲以助湘
中威力既舉蟻冠自服又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臣
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
比大青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嚙啗穀價雖知比室饑

嘆縲纒雖賤駢門騾質臣一念此痛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何
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存
培刻圖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違重賦破民敗產
要利一時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經充
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
徭役生育弗起殆為常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
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頗多翦鑿江東大錢十
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卻遂買本一千加予七百求請無地
捶革相繼尋完者為用既不無兩廵迂復質會非委積縱令小
民每應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
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是煩他益特尤
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正就興宜蒙賑給若逋
課未上許以申原究豫二藩雖曰旧鎮往屬兵虞累棄卿士密
逯冠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示違涼暑扶携流落靡有生向俱
稟人灵独絕温飽而賦須多少向均沃寔謂凡在荒民應加蠲
減又司市之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卒並調其重貲許以
銜驚前人增估求挾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
交關津共要相辱盡愚野未閑必加凌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
几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斷獄惟平蚤一
在制雖思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誓最合從網若罰興惟加
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
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開行愚謂

郎宮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
分充朝殿積俱廣越守宰梁益群邑叅差調補寔冗事機且此
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永
明初如玉輅為重蓋又作麒麟頭采益以馬首載之子良啓曰
聞車旗有章載自前史器必依礼服無非法凡蓋負象天軫方
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之志錄恐為乖表又假
為麒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武帝好射雉子良諫曰
奎舉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煙驅馳野澤万乘至重一羽甚微
貪甚微之驩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
罷遂乃窳掩殆廢且蚕月后登桑時告至士女吁嗟易生導議
棄民從欲聖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務馬外即交晨出晚還理
未可安曩時巡幸必尽威防領軍景先詹事清道蹂躪此實愚
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僕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
臣頻亦然望前會東官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旧列階刘纘御
使始登朝殿今反既命宜賜優礼伏謂中堂雲構寔惟峻絕檐
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為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
毀立之易過於轉圜若作旧通敞寔允觀听頃市司驅扇租佑
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勅有司
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
士豈闇其非未聞一人為階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
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永明末又将射雉予子良復諫曰忽聞
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不勝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

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故所以傾室室於彈灵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悅乃以翱翔樂天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礼云聞其声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万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恤衆生身無患若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勸懲厉身奉法實願聖躬康衛若此每寢夢脫有異見不養身心立就焦爛陛下常曰捨財修福臣私心願尚限其少豈可今日有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易可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臣誠曲垂三思况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雖不尽納而深見寵愛

豫章王嶷為侍中揚州刺史唐寓之賊起啓曰此段小寇出於堯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不可爾此藉声听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宗深臣獲保安樂公情願於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猶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傾小大事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擿籍揜巧督郵簡小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定長怨府此目前小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廟之內何可用洗公家何常不知民之多巧但古今以政不可細碎故不為耳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兄大臣猶不皆能伏理况復天下悠悠万品怨積聚黨堯迷相類上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使成紘紘久欲止聞

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荅曰巧欺那可容宋世混亂以
為是小蚊蟻何足憂已為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
政恨其不辨本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所復籍諸臣莫敢
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
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宣魏之興有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
下必欲損形塵務熙游清曠者家嗣之寄宜紹寶歷若或欲捨
諸官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
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乘七廟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
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
皇叔者臣附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万世之後必有逆饗之
機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章

然實冲幼陛下畱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係心欲隆
獨善不以万物為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獻文曰諸宮政
統受終文祖群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孝文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值車樹反叛孝文將欲討之澄表諫不
宜親行會江楊王繼平之乃止宣武即位澄表曰臣參訓先朝
籍規有日前言旧執頗以聞之又昔在常伐親習皇后宗熟秘
序庭無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
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奉中京方隆禮教室室之範每蒙委
及四門之選負荷詮量自先王升遐未遑脩述奉官虛荷四門
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落臣每惟其事竊
所傷懷伏惟聖畧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為太

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具明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
愚謂可勅有司修復王宗之季開闢四門之教使墜落之族日
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
可量宜脩立及孝明時灵太后臨朝澄上表曰伏惟世宗直武
王常受將授旗隨陸啓穎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
六合是故績武修文仍世弥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晏
安於玄黠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強而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
雲使其民而窺覲不已若遇我虛痕士民彫窟賊衍年老張志
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
皇太后摠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未一進賢
拔能重官人之奉樹賞忠清族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畜熊虎
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一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
幹性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申之衆蓄銳於
今燕狐冀馬之盛克仍往昔文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
闇悖蒙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
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臥病親除晁達夫
以万乘之主豈忘息安宴以侵名亂正實不得已今宣慕二帝
之遠圖以肅寧為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與首尾
連接雖尋得翦除以大損才力且飢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
賦不增出用之費弥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
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聚財如此之難

守位若此之重與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
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周然妨民害
財亦不宜不戒今墉雉素脩廡庫崇列雖府寺膠墊少有未周
大抵省府得庇憇理務寺塔足致衆講道唯明堂辟雍固禮之
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奢施
之才酬商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戒伏急惡亦宜微
減以務阜積庶無橫損民有餘力食食土甌而媯德昭寢早室
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襄阿宮壯而秦財竭在亡之由灼然
可覩願思前一王一同之功畜力聚才以待時會灵太后銳於善
與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寺佛寺功費不少州各造五級佛
圖又數為一切齊會施物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價

為之踴上削奪百官士力費損庫藏無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
故有表雖卒不從而常谷禮之

河津王懌宣武初司徒高肇以帝舅寵任擅權懌上言曰聞唯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岱宣尼以為深譏中叔懸軒
立明以為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
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
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独知和使使明君失之於
上奸臣竊之於下長乱之基於此在矣帝咲不應孝明時有少
門惠鄰者自云咒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灵
太后詔給衣食事重力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病懌表諫曰臣
聞律深感衆之科禮絕祆淫之禁皆所以大明

居正防遏姦邪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營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生人致黃中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之奸不登於明堂五利之詐終嬰於彗戡任城至澄子順屬灵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毋臨天下年垂不惑過其修飾何以示後世灵太后慙而不出还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見衆辱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臨淮王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師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蚕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况外州乎諸依旧制三政之名不改而百家與四閭此二計族少十二丁物十二匹貨績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國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四有三妾第五六有二妾第七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弃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奉朝既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事皆逆遭內外親知共相嗤恠凡令人通無准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共相勸以忌以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妾之

禮廢則姦淫之兆吳斯臣所以毒者恨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
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
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有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
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才自絕無以血食祖
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國家欲使吉凶無
不合禮貴賤各得其宜去人師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
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冒
申妻妾之數正欲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裔滿朝傳祚無窮此
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卓犖矣擬
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立壠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為
至孝又失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
弥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有林木之像鳶鳳所存徒
有煩勞終成委弃仰惟天意其惑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奠過
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

臨淮王或孝莊時追宗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孝
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大廟以孝文為伯考或表諫以為
漢祖創業香街有大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
之於光武疏為絕服猶上身奉子道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
親實猶子陛下既慕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
斯仍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
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
昆之與季寔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家裔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

繼文武宣有伯考之称以今類古恐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
無外肅祖雖勲宇宙猶曾奉贊称臣穆后稟德永元復將配享
乾位此乃君臣並坐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
銳朝臣無敢言者唯或與吏部尚書李神雋並有表聞詔報曰
文穆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備旧範恭上尊號王表
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
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皇穆
帝天睽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
氏非倫若以昔况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显
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余帝別廟有闕餘序漢郡國立朝者欲
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闕大廟神主独在外司薦漢宣之
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使尊卑之
序何必唯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
皇帝昔遂巨道以此為疑礼天子元子猶士禘禘豈不同室乎
且晉之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室主無定數昭穆既同
明有共室之理礼既有祔嫂叔何嫌礼太祖弥一庙豈無婦舅
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為疑容可更議迂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
此祠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
彭城王為孝宣皇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可觀歷
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庙復勅百官悉陪從一依
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
懿乃自皇号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

淮不納皇恩無帝子今去帝直留皇母來之古義少在
濟陰王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常任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陽昭
業立於闔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
北齊永安簡平王浚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
近曰元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進敗德朝
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
吾下有有知密以白帝因見御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
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
浚又於屏處昭揚遵彥譏其不諫帝特不欲大臣於諸王交通
遵彥惧以奏帝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還宮當以文對
河南王孝瑜文襄長子也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
孝文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
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天統中累迁尚書令初突厥於周師
入大原武成憊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
武成其言孝琬免胃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並州刺史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八十八

與夫歸國邑獻符命以圖生者豈不遠乎

漢安衆侯崇長沙定王六世孫平帝時與舂陵侯敞俱朝京師

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祭祠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崇見

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群臣莫不迴從也回曲也

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

封子弟蓋爲此也敞心然之及莽居攝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

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率宗室恥也

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

而敗張紹疎之從元莽于池其室也

徐鄉侯快一云名快膠東恭王子聞王莽僭位乃結黨數十人起兵

於其國欲誅莽快兄殷爲扶崇公快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

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是時陵鄉侯曾楚思王子扶恩侯貴不知誰子

孫皆以起兵誅王莽敗

舂陵侯敞二弟弘梁弘先起義兵卒梁少以俠氣聞更始元年

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疾卒

後漢光武族兄玄字聖公舂陵載侯熊渠曾孫也王莽地王二

年新市人王正鳳馬武王常成丹等攻竟陵縣名本復州轉繫

雲杜安陵安六今安州縣三年與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

市兵皆自稱將軍平林人陳收廖湛復衆千餘人号平林立以

應之聖公因往從守等爲其軍安集掾是時光武及元伯升亦

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莽前隊大夫甄阜屬王

正梁丘賜斬之号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

正梁丘賜斬之号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

正梁丘賜斬之号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

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塲於渭水止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奉首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改元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正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二司馬族伯弟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於元切縣各在南陽六月更始入都宛城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滅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鐘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至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為天子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王莽使大司馬王正與更始新封同公同姓者國將哀章守洛陽哀姓魯哀公之後更始遣定國上公王正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見丞相司直李松

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侍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公賓姓就明漸臺大液池中也收

王綬傳首詣宛更時始便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朝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王城市是月援洛陽生縛太師王政國將哀章至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至長樂宮初王莽唯敗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大倉武庫官府

市里不改於旧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
鮪爭之以為高祖樂非刘氏不王更始宜先封宗室大常將軍
刘祉為定陶王刘賜為宛王刘慶為燕王刘歙為元氏王大將
軍刘嘉為漢中王刘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正為北陽王正鳳
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邠為淮陽王廷尉大
將軍王常為鄧王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建為平民王
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襄邑王大司空陳謨為陰平
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大司空陳謨為陰平
王驃騎大將軍朱佻為潁陰王尸尊為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
刘宗亦不敢干典遂讓不收乃徙鮪為作在大司馬刘賜為大
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州關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

右大司馬共秉內任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
始拔劍擊之自是無敢復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
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政張邠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
者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有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

大掖木也擔
褕其短者

罵詈道中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

請于

之騎都尉爛羊頭關內候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更始
使蘓茂拒赤眉於松農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
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勢鄉

地名在号州
湖城縣之間

松等大敗

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正張邠守河東為鄧禹所破还奔
長安邠與誅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独有長
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宛

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地湖中為安耳申屠見廖湛等皆以為然其人說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刘盆子更始使王

正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擲以拒之新豐有鴻門張邛亭擲城是也

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傀囂合謀欲以立秋日驅虜

時共劫更始戰名以立和日祭歎黃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虜俱成計侍中刘能卿

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漏不出召張邛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

囂不至更始狐疑使邛等四人且待於外廬邛與湛殷疑有變

遂哭出独申屠建在更始斬之邛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

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赴

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政陳牧成丹與張邛等同謀乃並召入

牧丹先至即斬之王政惧將兵入長安與張邛等合李松还從

更始與趙萌共攻邛等城內連戰月餘邛等敗走更始徙居長

信宮赤眉子高陵邛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居城守始李松

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

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

單騎走從厨城門出長安故城北諸婦女從連呼曰陛下當下

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至高陵止傳舍遺刘恭請降赤眉

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隨祿降赤眉封長沙王祿縊殺

之齊武王續子伯升光武長兄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

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家破產結交天下

雄俊莽末盜賊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

虐百姓分離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天下之時復高祖之業

當復高祖之業

定万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遺請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
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部暑賓客

自称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衆人也使宗室刘嘉往誘新市

平林兵王正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

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

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宮宗從死者數十人

伯升復收會兵衆还保棘陽阜賜乘勝留重於藍鄉今唐州北陽縣有藍鄉

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渚潢渚水二湖流注合為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渚聚又謂之黃渚水在今

唐州北陽縣臨北水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还心新市平林見

漢兵數敗阜陽軍大至各欲解去伯甚患之會下江兵千餘人

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在北陽縣乃往為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伯升於

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

尽獲其輜重明旦漢軍北面南攻甄阜下江東自東南攻梁立

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迫黃渚水斬

首溺水者二万餘人遂斬身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崇將軍陳

茂聞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金甌首三

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自阜賜

敗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万諸將會議立刘氏以從人望

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名而貪

聖公懦弱先兵定策立之策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

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
起青徐衆數十万聞南陽六宗室恐赤眉後有所立如此必將

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地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喬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天下准的使後人得承吾弊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奉尊號未晚願各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韓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盛名益甚更始群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初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時兵擊魯陽今汝州魯山縣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可肯拜更始乃與誅將陳欽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歡更始并執伯升即目害之

中山王茂泗水王欽從父弟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失賊

聚衆京密門京密二縣俱屬河南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

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衆降

晉南陽王保愍帝時為相國都督陝西諸軍事帝之蒙塵也保

自稱晉王建元暑詈百官遣使拜涼州張寔為徑西大將軍儀

周三司增邑三千俄而保為都尉陳安所叛氏羌皆應之保窘

迫遂去止邽遷祈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縣

諸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

安退會保為劉曜所逼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
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声言翼衛實禦之也會
保薨其衆散奔凉州者万餘人

司馬楚之宣帝弟大常馗之八世孫年十七值宋高祖輔政誅
夷司馬戚屬楚之乃亡於汝穎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
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高祖自立楚之規欲報復
收據長社之者者常万餘人高祖深憚之楚之尋奔于後魏為
征西將軍荊州刺史其山陽公奚斤共平河南

宋刘秉長沙王道憐孫順帝即位初為尚書令中軍時齊王輔
政表繫鎮石頭繫潛其兵及諸大將軍黃回等謀欲作乱本期
夜會石頭旦乃率兵秉素怯懦騷動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

陽郡車載婦女尽室奔石頭部曲数百赫奔滿道既至見繫繫
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秉曰今得見公万死亦何恨從弟中
領軍韞直在省內與直閭將軍卜伯與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
去事齊王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韞韞以戒嚴敬則率壯
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殺之伯與亦伏誅繫敗秉踰城出走
於頌禱湖見擒於二子承侯並死

後魏始平縣公孝矩為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傳政將危元
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委曰昔漢時有朱呂
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刘氏今宇文泰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
焉用宗子盍將盍之為兄則所遏孝矩乃止

北齊范陽王紹義拒奔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英雄天子以紹

義踵蹀似之

臣欽若等曰
蹀骨重也

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

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寧宝得平
州亦招諸部各率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執讎周
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終紹義聞之以為天贊
已廬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奉攻滅昌期
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摠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蘇城列天
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奉遣大將軍宇文
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君所殺紹義聞范楊城陷素服
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
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
封孝宛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來逆於
此竟死蜀中

隋越王侗煬帝諸孫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令侗與金紫光祿
大夫段達大府慶元文都攝氏部尚書常津右武衛將軍皇甫
無逸等摠留臺事宇文化及之殺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
子之宇屬最為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王泰繼帝曰明
廟号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庙号世宗尊其母刘氏
姊為皇太后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為天子來次彭城府
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
使請降侗大悅礼其使甚厚即拜密為大尉尚書令魏國公令
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隨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
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才一華戎東暨蟠

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日由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
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尽入提封皆為臣妾加以室貺畢集靈
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知周環海万物咸受其賜道濟天
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徃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之
望幸所以徃歲首方展禮肆親親停鳶駐驛按架清道八屯如
昔七華不移豈意疊起非常逮於下陞災生不意迨其冕旒奉
諱之日午情哀隕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
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徃屬時來
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万鍾禮極臣人
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消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才夙蒙
顧眄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
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
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重辜每蒙恕免
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在徒遘裔仍即追还生成之恩昊天罔極
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鏡為心禽獸不若縱毒具禍傾覆
行宮諸王子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下時
犬戎之於周伐置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摧心飲血嘗
膽瞻天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或以大室鴻名不
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載朕躬嗣守室位顧惟寡薄志
不逮此今者出散宸而杖旄鉞釋襄麻而探甲冑御寬誓衆忍
淚治兵指日遘正以平大盜耳化及偽立秦王之子幽過比於
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擣有宮闈昂首

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惧克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怒以我
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大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
發宥略外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遂金
鼓振驚若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浹雪魏公志在扶翊投袂前
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奉辟山可以動射
石可以入况擁此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家鄉江左淳民
南思江邑此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旧章斲觀自
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弑戮不辜挫
辱人士莫不通路以日號天踴地朕今復讎雪恥梟輶者一人
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鑿孔殷祐我宗社稷兆感義但會
朕心梟戮元兇策勲歛至四海交泰祇意馬兵衛軍機並受魏

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其恭密遂東距化及士

賈頗不協

臣欽若等曰士宝謂元文都王甫無遠等士人

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

盧楚郭文懿趙長子等為世克所殺皇甫無逸歸長世克既破
季密為鄭王摠百撥於九錫備物侗不能禁世克又逼侗遜位
幽於舍涼殿月餘遇害

唐琅琊王冲越王貞之子垂拱四年為博州刺史據州奉兵初
韓王嘉魯王灵夔崔王元軌越王貞乃元嘉子黃公饌灵夔子
范陽王諲元軌子江都王緒等自則天臨朝常怏怏有不平之
志密有異圖是歲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內人病斬重必須早
療若至今冬恐誠痼疾宜早下首仍速相報至是以明堂將成
追皇宗赴集因遽相語云大享之際神皇必遣人大行誅戮王

家子弟無遺種矣譏詐為皇帝玺書與冲云朕被繫王寺宜各發兵救拔我也冲又偽為帝玺書云神皇欲傾李家社稷移國祚於武氏冲乃呼長史蕭德宗寺令召募兵士分報韓魯霍月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於是制作金吾將軍立勳為行軍大總管以討冲初冲募得五千餘人將武水縣令郭武悌赴魏州請綬魏州縣令馬玄素領兵壹千七百

人在

踞要截恐力不及敵先入光武水城閉門拒守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烧城南門擬乘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草已然遽回為北風未至城門燒草已尽冲軍由是沮氣有堂邑丞董玄寂為冲統率兵仗及冲繫武水玄寂曰瑯琊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寂以徇兵衆惧而散入草澤不可禁之唯

有家童左右不過數十而已乃却走入博州城為守門者所殺傳首神都梟於闕下冲起兵凡七日而敗初冲於諸王連及冲先發而莫有應者唯冲父豫州刺史越王貞独率兵以應之尋遺兵攻上蔡縣既聞冲敗恐惧索鑠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筵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志乃宣言於其衆曰瑯琊王已破魏相數州兵至二十万朝夕即到尔宣勉之徵屬縣兵至五千人分為五營貞自為中營署其所親汝陽丞裴守德為大將軍內營總管趙成美為左即將軍左營問孔道右中即將押右營安摩訶為即將後軍總管王孝思為右將軍前後軍總管又以豫州長史常慶礼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

讀諸經以祈事捷家僮及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授授官皆以
迫脅見從本無闕志唯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有膂力善騎射
貞將起士便以其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九
月景辰命在豹韜衛大將軍翹宗裕為中軍大摠管夏官尚書
岑長倩為後軍大摠管率兵十萬討之仍令鳳閣郎中張光輔
為諸軍節度削貞及冲屬籍改性虺氏官軍至豫州城東四十
里貞命子規及裴守德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惧閉門自守
裴守德排閤入問王安在意欲以貞自購也貞自仰藥而死規
又自殺守德雋良縣主主亦同縊而死丙寅豫州平宗裕傳貞
父子及守德等自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初越王貞
之起兵也而韓王元嘉與其子譔實為謀首於是皇宗國戚內
外相連者甚廣魯王靈夔子范陽王諲遣使貞及于冲曰若四
面同來事無不濟諸道計會未審而先發兵倉卒唯貞應之諸
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坐至誅滅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八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九十

宗室部三十六

謹讓

傳曰門內之治息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息蓋先王之道不以私害公也周漢而降宗枝茂盛封建既廣性習不同乃有背敦睦之教蓄不臧之性忽麟趾之義忘盤石之訓恣其盈弗率典訓以至奉藩無狀事親不謹暱愛近習銜惑邪說或專用非辟或潛懷異尚雖復奉八議之典蒙三宥之惠煩一尺之詔屈廷尉之請猶或長惡不俊罔顧顛覆以致遷削土宇陷於不義悲夫漢淮南厉王長文帝之弟文帝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驚蹕稱制自作法令

數上書不遜數音所文帝重稱切責之也重時帝舅薄昭為將軍

尊重帝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數音所竊聞大王剛直而勇

慈惠而厚真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

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侯邑

南者更易以他群地封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卒終使大王得

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之朝見未畢昆弟

之觀畢也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聞與謂曰豫

干豫赦大王甚法二千石缺輒云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

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不從正法聽王

古字翫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貞定屬謂委棄之皇帝不許

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毋失不失也南面大王宜日夜奉法

度脩貢賦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

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

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沐亦頰字也蒙冒也沐洗面赴矢石

野戰攻城身被瘡痍瘡音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

矣大王不思先帝之難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義牲豐粢盛

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

國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

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

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礼謂請乎母家自為名節而幸臣有罪大

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斷謂貴布衣一劔之任賤王侯之位不

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任情意所殺則行之此八者危

忘行音下更反

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吳專諸衡孟賁也賁音奔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面食於大王之

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子亂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始王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竟誅

毒並殺二弟遷其母於城陽宮也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

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弟奪其國都為部陽侯以便國法也便音頻面反濟北奔兵皇帝誅之以安

漢濟北王興居與大臣誅諸呂自以功大恣其賞簿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

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

上不可得也大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官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言各有所主而今諸侯子為

吏者御史主主御史也自此以下縣令主皆謂五官屬至為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

門者衛尉大行至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古者內吏

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其其禍不可得也言諸侯王之相欲謂罪於在下小吏而身

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擊大王郎論相以下為之柰何夫

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三託伏法則貧賤之人切哀憐之墮音大規切

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羞辱也甚為大王不

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陳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

之世未嘗忘死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軌法

也追念畢過恐懼伏地待誅大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順陽

懷侯嘉光武族兄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為偏將軍及攻破宛

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始都長安封漢中安

成侯賜光武族兄自伯升起兵賜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

成侯賜光武族兄自伯升起兵賜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

以賜為光祿勳及伯升被害為大司徒加丞相更始都長安封
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鄖鎮撫關東建武初聞光武即位
乃詣洛陽

成武侯順光武族兄建武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因拜為六安太
守

陳王寵明帝子陳敬王之孫中平中黃中賊起郡縣皆棄城走

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

三小為緯經為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

寵有疆弩數千張出軍都亭

置軍營於國之都定

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判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
萬人

魏任城王彰大祖子漢末封鄆陵侯建安三十三年伐都烏桓

及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討之彰北入涿郡界判胡數

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

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

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散箭意氣益厉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去

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鄖度不

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鄖度

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

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

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朝北能將數萬騎

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

陳候仁大祖從弟從大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大尉之破

表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於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政貴華即墨開陽謙遺別將救諸仁縣以騎擊破之

大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大祖平廣中迎天子都許仁以有功拜廣陽大守後大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率厲將士甚奮大祖壯之遂破繡大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遺劉備徇諸縣大祖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且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遺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大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鄆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眾數千人仁率諸軍

攻破音斬其首

高陵侯純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大祖圍南皮純麾下騎斬表譚及北征二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

樂城侯洪大祖從弟大祖征徐州張邈奉兖州叛迎呂布時大祖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屯聚糧穀以繼軍大祖討邈布於漢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以之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楊武中郎將別征列表別將於舞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

長平侯休大祖族子漢末從曹洪擊蜀將吳蘭於下辯大欲之文帝初以休為鎮南將軍都督諸軍事孫權遺將屯歷陽休到

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
刺史帝征孫權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越督張遼等及諸州郡
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時吳
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宗翟丹等前後率衆詣
休降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

邵陵侯真大祖族子漢末大祖使將虎豹騎討灵丘賊拔之又
以偏將軍擊蜀將於下辨破之又為証蜀護軍督徐晃等破蜀
將軍詳於陽平文帝即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借都督雍梁諸
軍事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王初三年上
軍大將軍假借與夏侯上等征吳擊牛渚屯破之明帝即位遷
大將軍蜀將諸葛亮圍祈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遺
真督諸軍郤遺張裕擊亮將馬即大破之安定民柳條等略吏
民保月氏城真進擊破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
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

吳奮威將軍瑜堅弟靜之子漢建安九年為丹陽大守與周瑜
等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屯溧陽從屯牛渚瑜以永安人曉助
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
瑜弟皎漢建安中為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
濡須皎每赴拒蹕為精銳後與呂蒙襲南郡皎為後繼擒關羽
定荊州皎有力焉

皎弟沙羨侯奐建安末伐皎統其衆領江夏大守黃武五年大
帝攻石陽奐地主以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師五千人先繼淮道

自師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拜陽威將軍
孫輔堅之光子以陽武校尉佐長沙桓王策平三郡策討丹陽
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丹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
訂陵陽生得祖郎策西襲廬江大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
功策以輔為廬陵太守

桓堅族子河之子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呂遜共拒劉備
備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桓斬
上夔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備忿恚歎曰吾昔初
至京城桓尚上兒今迫孤乃至北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
侯

晉瑯琊王佃泰始終為鎮東大將軍平吳之役率衆万出涂中
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佃請降詔曰瑯琊王佃督率所統連據涂
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惧遣使
奉為璽綬又使長史王常率諸軍渡江破賊遏守獲督蔡機斬
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勲茂者其封
予二人為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十疋

汝陰王駿為鎮西將軍都督雍涼等州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
判駿遺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又詔駿遺七千
人伐京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田兵駿命平虜護軍
文淑督涼奏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遺所領二十部及
彈教面縛軍門各遣人質于安北地金城諸胡告軻羅侯金多
及北虜熱固等二萬口又來降

淮陵王漼初封廣陵公為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
漼與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為王
東海王越懷帝永嘉三年九月丙寅劉聰圍浚儀遣平北將軍
曹武討之丁丑王師敗績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
於宣陽門大破之

南頓王宗初封南頓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
戶譙王尚之初為會稽王道子驃騎謚議與弟兄之並居列職
兖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
為明南軍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
珣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走
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桓玄道子以上之為業安將軍豫州刺

史假鄴一依楷故事

宋良沙景王道憐晉末為建威將軍南彭城內史時北青州刺
史劉該反引魏人為援清河楊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象應之義
熙元年後魏遺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斛蘭寇徐州攻相縣
執鉅鹿太守劉賀申進圍寧朔將軍羊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
道憐率衆救之軍次陵柵斬全進至彭城真蘭退走道率龍驤
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追真蘭走奔相城又追躡至光水潁斬劉
該魏象見殺乃赴水死畧進以破索度真功封新渝縣男食邑
五百戶從高祖征廣固常為軍鋒及城陷慕容超將親兵突圍
走道憐所部獲之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千戶

臨川武烈王道規高祖少弟少儻有大志高祖奇之與謀桓

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高祖剋京城道規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為振武將軍義昌大守與劉毅何無忌追玄桓遇於崢嶸洲大敗玄軍玄與郭鈐單舸走江陵不復能守歆入蜀為馮遷所斬義軍遇風不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邑陵道規與無忌俱進攻桓謚於馬頭桓蔚於寵州皆破之復進軍夏口為鎮軍馮該戍夏口東陽武將軍孟山岸嵩據魯城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並克之生擒仙客山嵩其夕該遁走進平巴陵道規留下口進踰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大守如時荊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

荊州之江夏隨郡義陽緩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州新蔡九郡諸軍事隨宜翦撲皆悉平之

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孝武弟孝建初南郡王義宣舉兵反有荊州江兗豫四州之力勢振天下孝武即位日淺朝野大惧欲奉乘輿法物以遯義宣誕固執不可曰柰何持此座於人帝加誕節仗士五千人出入六門上流平足誕之力也

始安王休仁明帝即位為揚州刺史會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三十人出橡虎檻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隨宜應接泰始二年拜司徒休仁率衆軍大破賊斬偽尚書僕射袁凱進討江郢荆雍湘五州平定之

巴陵王休若泰始二年為鎮軍將軍時方反判休若進踰衛將

軍雍州刺史率諸軍被賊於吳興會稽平定三郡同迹皆伏誅
三年薛安都子伯令略據雍州四都休若討斬之晉熙王燮廢
帝元微二年為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時江州刺史桂楊王休範
反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中兵參軍毛惠苜居守
關門降燮進號安西將軍督江州諸軍事

翰子衛王儀登國初破諸部有謀戰功王始二年十月遣儀將
三萬騎攻慕容德於鄴大興元年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儀克
鄴收其倉庫詔賞將士各有差

常山王遵道武初為慕容寶所敗別率騎七萬邀其歸路由是
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海之合口
及博陵勃海犀盜起遵討平之

陳留王虔登國初與衛王儀破出弗倍後衛展慕容寶求寇虔
絕其左翼寶賂

虔弟崇為并州刺史從道武討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耶山
威懾漠北

永昌王健所在征戰常有大功從大武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本
根上討和龍捷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海帝襲
蠕蠕越涿邪山詔捷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
北又從征平原州捷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
臨淮王佗大原之討胡白龍於細河屠其城佗別破餘黨殺首
數千後於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土京叛胡胃僕渾於河西
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督諸軍北討蠕蠕破之後劉義隆

遣將寇逼佗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督雍秦二州諸軍事
鎮西大將軍臨淮王佗平吐京叛胡遷車騎大將軍
提子平原襲爵敵文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為
鎮南大將軍齊州刺史孝文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
三千餘人屯聚平陵年號聖君攻破郡縣殺長史平原身自討
擊殺七人擒小軍送京師斬之又有人妖人劉奔自稱天子扇惑
百姓復討斬之晉王伏羅為車騎大將軍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
谷渾慕利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
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俗寅走阿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一
萬餘落

河間公齊從大武征赫連昌帝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
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機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
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覓諸門悉閉帝及齊
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君繫之槩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
力為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坐事免
守爵首將裴方明陷仇池大武復授前將軍與進吳公古弼討
之遂剋仇池威震姜氏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
駱谷時保定弟文德說閉險自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固知之密
告齊人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北左右扶保宗
上馬馳驛送臺氏遂推文德為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符
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繫斬殺龍擒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
都大官

臨淮王譚大武南討為中軍大將軍初宋文帝以鄒山險固乃積糧為守禦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送人持淮之阻素不設備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衆驚潰斬其將胡榮及賊首萬餘級

陽平王新成長子熙為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北討詔徵起京最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伏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乃與陸獻集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大磧大破蠕蠕熙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

洛陰王小新成子麗為宗正右衛將軍時秦周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荀兎為主弭建明元置立百官攻逼周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弭聖明元年以麗為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荀兎率重十餘萬屯孤山別據諸險圖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遂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詔乘勝追掩荀兎遂率其衆三千餘人降麗

上黨王長孫觀獻文時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師捨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还李文初拜殿中尚書侍郎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除之

任城王雲獻文時蠕蠕犯塞為雲中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遇於大磧及仇池氏反雲為征西將軍討平之雲子澄為征北大將軍孝文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後為揚州刺史時梁將張囂寇夷險成

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木陵張囂遁走又遣
長風戍主竒道顯攻梁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亭侯
梅興祖仍引攻白臺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閔內侯吳道夷澄
表請南伐詔發二萬人馬千五百疋并壽陽先兵三万委澄經
略乃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
部諸將位據之總勒大衆駱驛相接而神念剋其關惡頻川二
城斬梁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常惠龍驤將軍李伯由乃固大
硯澄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剋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
之間便即逃潰梁清溪戍望風散走梁戍州刺史司馬明素率
衆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憐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燮
負險焦域法宗進旦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斬伯憐具濟陰大守
王厚強盧江大守裴遂即亦奔退詔曰將軍文德內昭武功外
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氣熊旅万馳東關席
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虜並已聞之

澄子嵩宣武時為安南將軍揚州刺史梁湘州刺史楊公則率
衆二萬屯軍洛姜慶真領軍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將軍
騫小眼軍至何天祚張後吳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遣統軍
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繫破之斬
獲數千公則慶真退還馬頭梁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王遣
三軍潛寇陰陵以水淺竭不通舳艫屯於馬頭梁將田道龍何
景先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並克逼嵩遣兼統軍李
叔仁等援合肥小硯楊石頰戰破之梁虜將軍趙草頓於黃口

嵩遺軍司趙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
蔡草率卒四千逆來拒戰伯醜與下蔡戍主虎等前後夾擊大
敗之俘斬溺死四千餘人統軍李叔人等夜襲硤石之敗燔破
之梁將姜慶真專據肥汭冠軍將軍曹大宝屯於鷄口軍主伊
明世屯東硤石嵩遺別將羊引次於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慈
熾率一万為表裏声衆軍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之賊戰敗奔
走斬獲数千溺死万数統軍牛敬賓攻破石明世霄遁慶真合
餘燂浮淮下下蔡戍主王略截流擊之俘斬大半於是威名大
振江陽王繼孝文時為安北將軍留守洛京時高車酋帥樹者
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繼檢斬僭首一人餘加慰
喻於是叛徒歸順

北海王顥為徐州刺史撫軍將軍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于
麒麟等寇乱幽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使持節征西將
軍都督華幽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顥戰
而前頻破賊衆解幽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
彭城王勰從孝文征沔北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
將軍開府時詔曰故便交敵可勅將士肅爾軍儀勰於時親勸
大衆至明大破奔將崔慧景等車駕还京會百寮於宣極堂
飲至策勲之理舍命人宣旨勰翼弼六師纂戎荆楚馮北之勳
每毗庙筭從討新野有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效功為
群將之最也別當授賞不替厥庸以破慧景等勳增邑五百戶
宣武時為司徒領揚州刺史揚州所統建安戍主朝景略猶為

寶卷拒守不下。魏水陸討之。景略面縛出降。自魏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楊世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數以万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朝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万餘里。魏部分將士分攻賊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万。伯之等僅身免也。於烽火。魏又分部諸將頻戰。伯之計窮。肖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勲英二孤。必昧識訓。保攸。憑此以壽春初開。封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衡蓋飄飄。徑略踰時。必有虧損。淹遠詔覲。夙夜係情。兼制勝宣。規威効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祗勞。徵魏還朝。

中山王英孝文南伐。英為梁漢別道都將。後駕大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未暇。西救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孝文計之。師次沮水。齊將肅懿遣將尹紹走梁。李群等領衆二万。傲山立柵。分為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為營。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剋必矣。若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二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面俱潰。生擒梁季郡。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齊白人齊白馬戍。將其夜潰。乘勝長驅漢川之民。相率歸附。宣武即位。詔英持節假鎮。出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梁武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遺其驍騎將軍楊由率城外民三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即領為三柵。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山。守其

柵門楊由乃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
尋外兵圍守其下柵民任馬驅斬由以降民皆安堵梁平西將
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衆
二萬據鑿岷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冠軍元逞楊烈將曹文敬
進據樊城抗之英部勒將士犄角討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
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於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宗之
以弱梁將馬山琕率萬餘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偽北誘之既至
平地統軍傅永等三軍繫之梁軍便奔退進擊潰之斬首二三
百級斬其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又率一萬人重來決戰英勒
諸將隨便分擊又破之復斬梁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別破東
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灵恩後馮窮
城跌兵日接景山仙琕知城將援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
而逆夷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梁又遣將寇肥
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楊徐二道諸軍事
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
五人及虜首五十餘級及頻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
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右
僕射柳恢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牧畜三十萬石英追至平
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
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城郢州刺史姜悅嬰城自守懸瓠
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荆梁將荀仁率
衆守懸瓠悅子尚華楊公立主並為所劫又詔英使持節都督

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宣武以荆蛮平破早生詔
英南赴義陽英輒與荆蛮分兵攻懸瓠剋之乃引兵而進初荀
仁之據懸瓠梁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城聞英將至棄
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其衆虎賁中郎曹苦生各俘其衆既次
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兩關
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
謂戰如風發如何沃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
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英至長薄良將馬廣夜遁
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梁遣其冠軍將軍彭寃驃騎將軍徐起
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如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攻耳
吾取之如拾遺也諸軍未之信寃等既入武陽英足圍之六日
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梁大子左衛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
西關梁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獲其大將
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万石軍資稱之

安定王休為外都大官時蠕蠕犯塞出使得鄯徃北大將軍撫
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繫虜退之

高陽王雍孫端為鎮東將軍充兗州刺史時梁將復寇徐兗
州城端率文武拒守以功封安德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

章武王融宣武時為驍騎將軍梁將寇逼淮陽王城陷沒詔融
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梁城

安豐王猛子延明孝明時為尚書右僕射及元法僧反詔為東
道徐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或尚書杰憲

寺討法僧深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收徐方甚得人蒼
招憶旧土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

豫

卷末

而還

